

天人合一思想與人生

——中國的人生哲學探討——

徐文璣

人類是高等動物，也是奇怪動物。

我們說此話，是因為人可好可壞，可高可低，也可以極偉大，極渺小，極幸福，極苦惱。在這差別之間，極微妙，也極危險。

因此，世界上有若干人成功，若干人失敗；若干人自己享極大幸福，而同時也受千千萬萬人喜愛與擁護。也有人自己既極苦惱，同時也受無數人的怒罵與痛恨。成敗的關鍵，我們必須找到。找到此一關鍵，才能把握自己的命運，乃至有關人的共同命運。

這個問題說難就很難，說它容易却又簡單的很。那就是關鍵在生活，生活的關鍵在思想、在觀念。有的人根本沒有思想，糊裏糊塗活過一生。有的人思想誤入歧途，而自己却認為正軌。其真正聰明的人才能拿先天的清明理智，分析判斷是非善惡，爲己爲人，各方面設想周到，然後決定一個態度，安排自己的生活，找到一條光明穩妥的道路，一直走上去。這樣人才能自己成功，大家也享他的福。這就是所謂人生觀，人生哲學。也就是我中華文化中最最認真探討的中心問題，最最優良可貴的文化核心。誰能抓住此一些核心，緊緊把握而加以力行實踐，誰就能成功，自己由內心快樂，大家跟着享福。否則將如丈二金剛，摸不到頭腦，那就只有閉著眼亂撞，結果不堪設想。

就因爲人對於人生哲學有無瞭解，乃至瞭解的多少深淺不同，遂造成不同樣的人生。我們由過去的歷史，現在的社會，仔細觀察人生百象，可以說就像萬花筒一樣，千奇百怪什麼樣都有。假如站在一個距離去看，熱鬧極了，也可怕極了！成功的把自己生活處理的優入

聖域；爲人倫典範，萬世師表。或像一齣有聲有色的戲劇，可供大家欣賞，讚嘆，仰慕，仿效。忠厚老實人則一板一眼，規規矩矩，把生活處理得方圓平正，無懈可擊。聰明能幹的人，則隨機應變，肆應周妥，而將苦惱化爲樂園，難關變成順境。硬碰硬的人，則以堅強不屈的態度，面對現實，作成可歌可泣的史篇，在民族歷史上燭燭發光。還有一種玩世不恭的人，以浪漫態度處事待人，一切毫不在乎。不作壞事，但也缺乏熱情。

其次，就是沒有思想的人，他沒有理想和主張，過一天算一天，碰見甚麼是甚麼。運氣好了，處好環境，遇到好人，他就幸運的作成好人。否則成爲壞人。有思想而無定見，或沒有魄力，不能堅持立場，容易被人花言巧語欺騙的人卻很多。這種人本來不錯，但因魄力不夠，往往誤入歧途，中途變節，不能作到「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。」其事可恨，其情可憫。再有一種，就是有心爲惡的人了。語云：「有心爲善，不是眞善。有心爲惡，才是大惡。」其實天底下沒有天生的壞人，受了某種環境，某種人的威脅利誘，或薰陶漸染而不能擺脫，以致變成爲非作歹的壞人。問題在知道走錯路之後，能不能以最大決心和勇氣作急流勇退的行動。假如能作到，不失爲好人。否則竟自將錯就錯，索性昧著良心作壞事，那就不可饒恕了。

又有不少人，說起來好奇怪！他們很聰明，但也很糊塗；很快樂，也很苦惱；很忙碌，也很清閒。他們有福不享，偏要奔波；有樂不求，偏找痛苦。結算其一生，却在苦惱中度過。本已富裕，却

始終以爲不足。他們心中累着一道牆壁，把你我的界限分的那麼清楚；把得失看的那麼嚴重！寢食不安，坐臥不寧，愁眉不展。把生不帶來，死不帶去的儻來之物看的比天都大，但是到頭來還不是空手來，空手去？何苦來哉！

作威作福的人，高高在上，仗恃自己的地位權勢，盡量施展，使人家懼怕，供他驅策，爲他犧牲，受他侮辱和壓迫。看了人家苦痛當作娛樂。大奸大惡，虐待狂，都有此癖。我不知道他們在深夜捫心的時候，感受如何？變態心理竟使一個正常人變得如此不正常，這變態心理真真可怕！我們要找到它的根，把它除掉，使正常人過正常生活。

我們讀了歷史，看了小說，觀賞了戲劇，再睜開眼，看看面前的社會，只見一個個人物成功，一個個失敗，一個個受人尊敬，愛護，效法，一個個受人唾罵。各種樣的人物，各種樣的人生，光怪陸離，無奇不有。不禁爲之仰慕、讚嘆，也不禁爲之惋惜，恐懼，乃至於譏笑怒罵。有時自問，何以同是一個人，會有這樣大的差別？這樣不同的效果？人類社會、國家民族，造成這樣不理想的現象，爲甚麼不思一爲之所？在我想，應該會有辦法挽救此一現象，我們也有一義務，挽救此一頹勢，解除同胞們的痛苦，使他們都過正常生活，享應享的福，樂應有的樂，出應出的力，受應受的苦。進一步也使國家民族從頽勢中步向正軌，走向富強康樂。再進一步，更使全世界人類都解除危機，免於浩劫，同享自由幸福，安樂和諧的生活。問題雖然大，個人力量雖然小，但不能不盡其棉薄，貢獻其一得之愚。否則不能安於心慊於意。因不端謾陋，提供淺見於左。

斬草要除根，治病要找到病源。我們看了上面的分析，知道問題的根本，小部份在物質，大部份在精神。也就是說，問題不全是由於貧窮，沒有飯吃。病多出在心理作用。假如心理正常，物質上縱有不足，也可以由精神方面予以補救，將問題化解。反過來講，

萬一心理不正常，縱有充份的物質，也不能安享，而要出亂子。所以孔子答齊景公問政，說「君君，臣臣，父父，子子。」景公說，「善哉！信如君不君，臣不臣，父不父，子不子，雖有粟，吾得而食諸？」由這段對話，已充份證明，問題的根本在於精神，在於心理，而在物質。假如只從物質上着手，問題並不能解決。精神調適入於正軌，則再大的物質困難，都可迎刃而解。說到此，我們已經找到問題的根源了。

話說回來，這不是我的發現，我先民早已發現，早已明白，也是早已指出治療的途徑，開出治病的藥方。此中華民族之所以優秀，中華文化之所以優良可貴。

說明白些，就是古先聖哲都認爲人類禍患、社會問題，都由心靈發生，所以要解決問題，拯救人類，必從治心作起。我們如把典籍中講治心的言論作一歸納研究，可一歸之於「人生哲學」。也就是人類生活的道理。在這中間，從出生到老死，從思想言論到行動，從理想到事功，無一不想到，也無一不講到，也就是在這許多方面指示出原理原則，乃至於作法。因爲我們重視人的問題，遂構成以人爲中心的人文文化。

先聖先賢又知道，人的問題由人心而起。因爲人類有心，禽獸無心，所以稱人爲「萬物之靈」。人的一切活動，都由心靈支配。作成好人，靠人心；作成壞人，也由人心。爲福爲禍，也同樣由人心。甚至於社會國家之興衰，世界人類之禍福，都是由人心所造成。因此我們所得的結論，就明白肯定的認爲一切問題的根源都在人心。於是緊緊抓住這病根所在而痛下功夫。

人心決定人生，人生決定苦樂禍福，和國家社會的命運。功夫應該用在指引人心走向理想的人生。這就是所謂人生哲學。

究竟人生哲學所要告訴人的是些什麼？則我們可以簡單明瞭的說，不出下列各端。

一、人類特質之認識。

二、人生意義之瞭解。

三、人生境界之提高，價值之增重。

四、人生理想的追求。

五、人生態度之決定。

六、人生應循的途徑，應採之方法。

七、生活技能之學習。

人生問題的內容，大略如上，接著我們把它作一綜合歸納，可得如下幾項要點：

一、人有人性，有情感，亦有理智。

二、人生不能離羣，即生活有相互依存性。

三、人類於物質生活之外，亦有精神生活。精神控制物質，決定物質，亦決定人生。

四、人類生而平等，能保持平等，即人人有自由。

五、人類生命超時空而存在，肉體生活生命雖有其限度，但精神生活，則空間上不以肉體所及之處所為限，而能及於無限遠。時間上不以肉體之死亡而死亡，而能及於無窮久。

六、人類有生存欲，創造欲，求知欲，和向上欲。所以能以堅強的生命力打破困境而求取生存。能以超卓智慧，繼續不斷向前創造進取，改善環境，又能以向上欲高標榜一項個人生活的境界，也就是成聖賢君子。由人間人作成天人。

七、人為萬物之靈，在宇宙中地位最高，價值最重，責任也最大。

八、人類有心靈，心靈有活動，活動有好有壞，可好可壞。心靈活動時刻不停。

九、人類有口舌，能言語，言語表現心聲。心口有時如一，有

時不一致。病從口入，禍從口出，自己的前途由此定，國家的治亂亦由此定。

我們對人生的瞭解是這樣，接下來就是如何安排處理了。

易序卦：「有天地，然後有萬物；有萬物然後有男女；有男女然後有夫婦；有夫婦；然後有父子；有父子然後有君臣；有君臣然後有上下；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。」此謂人類之生秉乎天。這是第二層。

中庸接下去說：「率性之謂道，修道之謂教。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，可離非道也。」性是善的，所以率性而行就成為人生不可離的大道。但在向前走這大道時，不免遇見若干阻撓艱險，這善良的人性就不免因挫折而變質，尚書說：「人心惟危，道心惟微；惟精惟一，允執厥中。」這裏所謂人心，是受了社會習染的心；道心是合乎大道的初心。這道心極其微弱。很容易受到阻撓而退縮不前，不能克服邪惡，保持本來面目，貫徹始終。許多人失敗，即由於此。所以必須加以教育。教是教人保持這善良的初心，人類本乎天的善良本性，使它不變質，不喪失。方法是孔子所謂「克己復禮」。克己是克服自己的邪念，以道心戰勝人心。細目則是一個「禮」字：「非禮勿視，非禮勿聽，非禮勿言，非禮勿動。」禮就是行為的規範。不越此規範，即合乎仁，稱為「仁人」。仁人即合乎天然本性的人。這是第三層。

教育的步驟，是由下而上，由近而遠，由小而大。在幼稚初入學時，由灑掃應對進退起，先學入則孝，次及出則悌，更次入了社

會，到了成年，而汎愛衆，而親仁。

功夫在心上用，由格物起，到致知，經誠意到正心。即以正心為中心，心正然後修身，身修以後即向外作功夫。先齊家，然後治國，平天下。修身以前是手段，以後是目的，功夫在內，目的在外，都必一步一步作，一層一層向外擴展，向上提高。事功也隨之漸漸加大。樞紐在修身，着力處則在正心。正心就是治心，心治不好，一切談不到。

層次雖然如此，但在幼稚時期開始受教時起，即把最後目的平天下，灌輸心中，使他功夫雖在事項上由近處小處起，但大目標必先定準。猶如航海的，或走路的，必先定下目的地，然後一步一步走上去。走一步近一步，不怕慢，只要方向不錯，就不致偏差，失敗。絕不可漫無目標的亂走。因為那是最最危險的。若干人失敗，就敗在此處，也就是心始終搖搖不定，最後就不知落何結果。中國文化教育之可貴，此其一端。這是第四層。

接着我們講「平天下」。甚麼叫平天下？爲甚麼要平天下？天下又如何平法？其意義又何在？

我們高懸此一最後目標，也就是表示人生的最高境界，最大意義，最重價值即在此處。「天下」是普天之下，包括所有空間，其大，大到無限，其大不可圍，其大無外。其高，也高到「天」之下，也可以說「其高無上」。只此一名稱高高懸起，已使人將心量擴大，氣量放廣了。

進一步再問，這普天之下有甚麼？我們要爲它們作甚麼？很簡單，那就是，人類、萬物。我們爲人類萬物求生，求自由幸福。中庸說：「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；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；能盡人之性，則能盡物之性；能盡物之性，則能贊天地之化育；能贊天地之化育，則能與天地參矣。」（中庸第二十二章）所謂盡性，應指人、物各盡其天年，各盡其力，各享其應享的權利。易繫辭傳說

：「天地之大德曰生」。人類贊助天地爲人類萬物之所作，也就是求生，乃是求自由幸福。能作到此一地步，就能與天地參。參者參也，天地加上人，就成爲參。所以有天地人三才之稱。才者能也，天能，地能，人亦能。人之能與天地同。人就與天地齊等。這就叫作「天人合一」。這是第五層，也是最高層。

又所謂平天下，重在一「平」字。平字在此有兩種意義：一是平定，指天下有亂，必平定之，使歸於治。二是平其不平。即天下有不平事，必剷除之，使歸於平。有先天上求平等義。天下有不平，必定是有人以大欺小，以強欺弱。有權勢的人壓迫人民。造成社會上、政治上不平現象。對這些現象，心有不忍，意有不安，因起而平之。有仗義抑強扶弱義。在中國人心中，生活以此爲目標，爲嚮往，即引以爲自己的責任。就人生而論，到此地步，算是最高點了。這是天功，而人能之。在此，人與天合一了。

人生至此地步，到了最高境界。其意義之深遠，價值之重大，地位之崇高，無以復加了。就人生之樂趣而言，可說是最大、最深，也是永久的，可以無窮的享受。非金錢與任何物質享受所能比擬。但非有高度修養的人不能享受，也不會享受。說起來真真可惜！

這裏所謂高度修養，也就是指對人生意義之瞭解，人生理想之追求，內容之充實，價值之加重……像前面所舉事項等等而言。假如人人能對此有所瞭解、追求，那就有享不盡的幸福快樂。又不僅自己享受，全國人民，乃至全世界人類，都跟着享福。到這時，一個「人」就不是一塊血肉之軀，數十年生命所能限，而能無窮無限的生存下去了。人之所以爲人，就在此。上面我們說，人是奇怪動物，高等動物，也就在此。

荀子說：「……心居中虛，以治五官，夫是之謂天君。」這話說的太好了。這就等於說，天地間有中心，中心在「人」；人有中心，中心在「心」。那麼我們就可以說，人心就是天地之心，宇宙

之心。也就是人類萬物的中心，中心就是主腦。掉轉來說，安排這天地之間人類萬物的，就是人心。所以尚書說「天視自我民視，天聽自我民聽」。這就等於說，天地無心，以人之心爲心。天地無言語，以人之言語爲言語，天地無耳目，以人之耳目爲耳目。天地的主宰就是人心。此天人合一進一步意義。

心的作用大而又靈，又快；而又變化多端，多到不可捉摸。因此也就最難把握。一不小心，就出毛病，小之身敗名裂，大之危害國家民族，爲害人羣。我們中國人，中國文化，最瞭解此項道理，所以緊緊抓住這變化莫測的人心而痛下功夫。以輔導人生，進而安頓天地、人類、萬物，這就是中庸所謂「致中和，天地位焉，萬物育焉。」所謂「位」，「育」，就是各安其所，各遂其生的意思。大學說：「小人閑居爲不善，無所不至。見君子而後厭然，捨其不善而著其善。……」閑居爲不善，就是獨處無事時，心無所主，把握不住自己的心，就胡思亂想，佚出正軌，因而作成小人。見了君子，有愧於心，不得不遮遮蓋蓋，躲躲藏藏。先聖先賢知道毛病出在此處，於是教育我們要慎微，慎獨。所以中庸首章就說：「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，恐懼乎其所不聞。莫見乎隱，莫顯乎微，故君子慎其獨也。」慎獨就是對心下功夫處。

講到天，是個抽象名詞，仰首所見蔚藍的天空是天；天地自然之道是天；人的心也是天。所以有所謂天良，天性，天君等等稱謂。綜結前後，可以說從人之生起，到中間的生活，生活中又由灑掃應對進退逐步上升，逐層擴大，到平天下止。在修養上，由平庸到聖賢君子，到贊天地之化育，與天地參，成爲天人。處處時時，不離天。可以說是天人合一的人生，天人合一的教育。就效果言，高懸此一目標，設立此一境界，可以使人心中有一高的嚮往，永遠向前奔赴，向上爬。一步步接近，一步步上升，不致有偏差。既可提高人類自尊心，也能加強責任感。有利而無弊。這是中國文化極爲可

貴的思想和作法。個人的成敗得失由此決定，國家社會的興衰治亂，也由此決定。在今天，欲救國救民，改革社會風氣，提高民族道德，也只有加強此項教育。

